

# 有容乃大·有欲而剛

樂恕人

## ——敬悼文化偉人張曉峯先生

### 最後一面黯然神傷

暑假快結束前，老友丁中江、燕石昆仲邀約我作阿里山和梨山三日兩宿的旅行。和他們「三代同堂」的家人及七八位好友，同乘一輛租用的遊覽車，圓滿而愉快地完成了我阿里山賞日出的初旅和二十五年不到的梨山福壽山農場的重遊。回臺北前，大家到梨山果園去選購了不少盒水蜜桃。滿山遍野的果園，蔚為大好風光，令人不忍遽去。

回臺北後，他們送給我三盒碩大味美的白鳳名桃，除了請我自賞之外，當然預備由我贈送親友。

我決心帶一盒去「榮總」，送給在養病中的張曉峯先生。又快兩三個月不去視疾，聞說曉峯先生的健康情況，近來時有惡化的現象，而且還幾度送進「加護病房」。懷着一顆憂慮的心，在某天上午十時過到達，正巧病房門大開着，曉峯先生半坐半躺在病床上，由護士小姐侍應吸飲流汁。他的夫人和公子，侍立在旁。我進去後，趨前問了安好，他早已不能講話，但視覺聽覺的情

況還相當良好。他左臂雖有兩三道打點滴的管道纏繞在上，但還能伸出右臂來和我握手。

我探問了護士小姐，了解他的病情後，對他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再笑着說明從梨山旅行回來，親到農場果園中摘了不少名桃，帶一盒來請他嚐嚐。他的面容雖然清瘦而氣色不佳，但從他略顯笑意和輕輕領首的表情中，知道他感覺力還接近正常。我不便多打攪他進食流汁，祝福後告辭，他的公子——接任「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的鏡湖先生，送我到病室門口，我和他交談幾句，即行離去。

歸途中，我好似已經有了預感，擔心那是最後一次面謁這位「老夫子」——我在「文大」任教，校中上下，有時不稱曉峯先生為「創辦人」，逕自叫成「老夫子」，別有一番親切尊敬的意思。——恐怕正如院中好幾位我認識的主任醫師朋友所告：從他的病況看來，應為數十年積勞後的老衰現象，他生命的終結，僅僅是時間上的早晚而已。

大約在半個月後，曉峯先生辭世的惡耗終於傳出！

九月十五日，在市立第一殯儀館舉行聽舉行曉峯先生的「家祭」和「公祭」。他的遺體在大殮後由名流政要覆蓋國旗和黨旗，莊嚴肅穆的儀式和致祭的人羣，喪禮當然是備極哀榮。

啓靈後我參加了恭送到火葬場的儀式，然後再回到住所。黯然神傷和感觸萬端，是我參加公祭前後的心情。

### 大成館中初次「識荆」

幾十年往事引上心頭。

曉峯先生在民國十二年畢業於南京高師再入全國最大的書局「商務印書館」後，以編纂高中地理教科書而馳譽國內外。我在民國十八年進入初中，地理教科書即是讀的這本大著，廿一年升上高中時同樣由學校選用了他的名著。

因此，對於「張其昀」三字大名，少年時即已久仰；（那時期還不知道他的尊號是「曉峯」二字。）但是初次「識荆」，却久在數十年後的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地址是位於臺北陽明山華岡的「中國文化學院」。當那次舉行建校十一週年校慶時，我正好從東京回到臺北，準備長住一年

。那年擔任「夜間部」大眾傳播學系主任的毛樹清老友，約我一同上山去參加盛典；同時為我引介久仰數十年的張曉峯先生。身為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的曉峯先生，那年七十三歲；在「大成館」大禮堂旁的教授休息室中，他健步而入，和幾十位先生女士寒暄為禮。樹清兄趨前祝賀後，立即招我近前，為我介紹道：「樂恕人兄從東京回國，特來拜賀創辦入。」

我一打量，為我所敬仰數十年的曉峯先生，身材碩長，精神奕奕，溫雅親切。一面和我握手，一面用宏亮的浙江口音對我說了些獎飾之詞，大意是看過我不少寫作，對我文筆的獎飾是四個字：「瀟灑流暢」。我表示愧不敢當，但心中却對用「瀟灑」二字來評我的文筆，頗為自得，又引為「知音」。這是我一生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

同年下半年，樹清兄鼎力推薦，由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曉峯先生和院長喬寶泰先生聯名下了聘書，聘我擔任「夜間部」大傳系的「兼任教授」，對畢業班五年級講授日本大傳專業和國家社會的有關問題。

及後，臨到畢業考試，而我却以在日本的三年居留權屆滿，匆匆忙忙開列了「期末考試」的試題，並且拜託樹清兄代請新聞系教授彭河清兄閱卷評分，然後趕回日本，保留了我的「居留權」。

在重去日本之前，和中國文化大學元老級華岡教授黎東方老大哥，同去華岡，向曉峯先生致謝辭行。

在「大義館」七樓辦公室中，曉峯先生和我倆暢談了許多事情，因為黎教授是名史學家，所以曉峯先生特別提到自己撰述「中華五千年史」的進度。

### 情詞懇切約我任課

曉峯先生在帶我們上屋頂平臺去瞭望建築發展藍圖和實地之前，他很誠摯地對我說：

「樂先生有沒有回國定居的打算？如果回來，我聘請你當專任教授，你在新聞界幾十年的寶貴經驗，經歷了八年抗戰和世界大戰戰時、戰後的採訪報導，應該傳新後學。聽說你在日本曾經養病一、二年之久，你回來後，如果臺北市內不適合居住，華岡上空氣好，又安靜，我可以為你留用一間宿舍。」

我當時為曉峯先生這番懇切親切的話語所感動，回答他道：

「目前還沒有準備回國定居，如果回來，一定願意追隨曉峯先生，對本院教學略盡棉薄。」

談話告一段落，他帶我們二人上屋頂平臺，俯瞰校園，指點幾處要興建新館的所在，我們三人當時還由我所攜帶的相機，拍了幾張紀念照片。

事隔十幾年後，另一位張老先生從美國回來定居，他就是和我有快半世紀交情的國畫大師大千居士，某次他勸我回國來住，情辭懇切地對我勸說道：

「回來，回來，你在日本住了二十幾年，難道還沒有住够？回國來我們可以常常見面、談天

，說不定你還可以討個滿意的老婆！」

另外一位更老的張老先生，黨國元老張羣（岳軍），我和他也有快半世紀的公情私誼，他却不贊同我回來，認為可以續留日本，為國家多做些對日本的國民外交工作。

幾經考慮後，我還是毅然放棄了許多人求之而不可得的在日本的三年居留權，回國來定居。一以不辜負大千先生關心的勸促，二來不辜負曉峯先生約我任教的厚愛。至於對日國民外交工作，後繼人多，無我不少。

於是，離開大陸後，浪迹香港和東瀛的遊子重回祖國定居了。

在「文大」執教，在「摩耶精舍」進出，向曉峯先生請教的時機比較少，但同大千先生「擺龍門陣」，一起吃飯消遣的機會則特別多；我是和大千居士幾十年從來不沾一個「錢」字關係的「清譚」之友，朋友們說我是「摩耶精舍」的「清客」。

### 有為氣度百廢可舉

談到曉峯先生一生的事功，治學成就，對國家社會不平凡的貢獻，世人耳熟能詳，我不在此贅筆。

但我仍然要記出幾件有關他老先生的「行誼」，傳之當世後代。

首先我要讚美的，是他對人處世的大原則，那就是取人用人之長，諒人有入之短。追隨他三十年的位秘書在「老夫子」逝世後接受某家電視臺訪問的時候說：

「創辦人對一個人只要他有三分長處優點，就認為他是『完人』，他有機會就可以重用他的長處優點。」

這是何等見識和氣魄！

因此，曉峯先生辦黨、從政、治學、創業，才能為他人之所不能為、不願為、不敢為，而終於「有為」，他在各方面的業績，豈是一人諷刺他所說「好大喜功」，甚至譏笑他「四大皆空」的不敬之意之辭？！

本年九月廿八日早上八時，在我「自由之家」的「陋室」中，來了一位令我「喜出望外」的一代名學者名作家，高齡九十的任卓宣老先生。

我這位老鄉長照常一襲整潔的中山裝，頭髮經常梳得光光的，安詳從容，和我談了近兩小時。主題是他闡述了如何才能落實「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歷史任務。

其後我們談到曉峯先生，任卓老除了強調佩服上面我所寫「有為」的精神是曉峯先生的「不朽」之外，又說了幾句從來沒有人說過的話：

「可惜他沒有當行政院長，不然，國家更會有許多建樹，我敢說他會做到『百廢皆舉』！」

即以「文大」來說，在曉峯先生主持下，創辦的科系之多，可能是全國第一。「舞蹈組」「國劇組」在大學中好似只有「文大」才有。

一個清風明月夜，我漫步華岡校園中，竟然聽到崇樓峻閣上傳出一陣陣「西皮」「二簧」的琴音。在另一個教室的窗內，我又看見一羣翩翩起舞的女生們在排練。

這才真正是弦歌不輟，別有一番情意，令我

當時歡欣徘徊欣賞，竟有忘返之樂。

「國劇組」的老師，包括了在該組畢業的高材生如郭小莊、楊蓮英……當然更擁有「抗戰」前在北平「坐科」而我曾經欣賞過的「富連成」，科班出來的名國劇演員如哈元章、孫元坡、孫元彬、馬元亮這一些師兄弟們。而且更網羅了昔日的劇壇名角如梁秀娟、戴綺霞、馬述賢、楊傳英等人任教。就憑這一小件「創舉」，不是「文大」，不是曉峯先生創辦主持的「文大」，誰願為之？孰能為之？

### 兼仁兼愛一視同仁

如我在前面所說，曉峯先生在治學、辦黨、從政、創業各方面的輝煌成就，不少人讚揚崇敬他是「立德、立功、立言」，在現代人物中，具有「三不朽」的地位。因此，我因這三年執教以來，對曉峯先生的認識，比從前更加深了敬意。

過去我常聽人說：張某某「到處募款，涓滴歸公」八個字。我認為這就了不起，何況他老先生「自奉甚薄」，「業精於勤」，我敢用這八個字來表示我對他的崇敬。

他生活的簡樸雖一如極少數「高風亮節」的政要和名流。但他對治學、做事的勤奮堅持，數十年如一日。即以最近二十多年在華岡上的生活，寄居市內，却在清早上班後，薄暮始歸，沒有假日，從不休息，芸芸朝野中，試問寧有第二人！

對人接物，若干年來經常是那麽安詳從容，溫和親切，論語云：「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旨哉斯言，曉峯先生足以當之；他對他的長官，對他的同儕，對他的後輩，無不「一視同仁」，「兼仁兼愛」，終其身不易其志趣，不改其容色。

老子曰：「有容乃大，無欲則剛。」

曉峯先生誠然是「有容乃大」，但他却是「有欲而剛」的文化偉人！

「承東西之遺統，集中外之精華！」華岡大成館中與堂禮臺上的一副聯文，正輝耀着這位文化偉人的「容」和「欲」，我以淺學而述拙文，不但是為了追思長者，更為了長者的風範行誼，應該「傳播」世上，今日明日，永為後之來者法！

##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貳佰元

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貳佰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

本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

一，即可收到書刊。